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五十三回 棲霞洞四道敵魔 毗離村七仙入聖

詩曰：正氣凝融道自堅，陰功累積足前緣。  
七真悟徹玄關理，片刻風雲上九天。

話說瞿侍郎之母媚姨，因往天井中行過，見二雞相鬥，復抓竹根邊泥土，兩頭相碰，四爪齊爬，霎時間挖成一個深坑，將幾竿修竹盡皆抓倒，驀然竹根下一陣煙氣，香氣襲人。這只雞從坑內撲將起來，口內銜著一個丸子；那只雞便趕過來，劈口搶下；兩隻雞因奪這丸子，攪成一團。媚姨舉扇柄打開二雞，拾起那丸子放於袖內，飛奔入樓上來，遞與二媳看。太姑道：「這丸子大如龍眼，其光燦燦，況異香迥別，決非塵世之物。」

元姑道：「奇香異彩，光燭九霄，沉藏在竹根之下，或是神仙遺大金丹，婆婆服之，可以長生祛病。」媚姨道：「你丈夫入井之後，恨不的便歸九泉。今幸二賢媳在此相伴，苟延性命。若服下金丹，果若延齡長壽，反成老苦！」太姑道：「瞿郎下井已來，做媳婦的不即就死者，深想劉夫人所言甚有理致，故且偷生，以待瞿郎相會。今看此丸子，實為罕異，婆婆吃下，倘得長生，二媳婦亦有依傍。」媚姨道：「這丸子來得奇特，未知是丹是毒，且試嘗之。是毒，則早入冥途，與三郎相會；是丹，則與爾等分而食之，婆婆延年，彼此有益。」元姑道：「婆婆不必多疑，這丸子穩是丹藥，食之何礙！」媚姨喚丫鬟舀一碗淨水，舉起丸子，將指甲掐了一下，誰想他如金鐵，毫忽不損。媚姨沐手焚香，手捧丸子，率二媳望空而拜，默祝道：「弟子某氏，同二媳黨氏，偶得竹間丸子，妄猜異寶金丹。弟子等三人有緣，一擊便能破碎；如無緣分時，擊之仍然不動，即當拋擲原處。」祝罷，又拜，將丸子放於石上，提起鐵錘，隨手擊下，只聽的括地一聲響，丸子分為三塊。媚姨大喜，先取一塊吞下，太姑、元姑各取一塊吃了。頃刻間，三人拍手大笑，恍明前世之因。看官，你道這婆媳三個，前生卻是什麼樣人？原來這太夫人媚姨便是昔年黎賽玉之夫蛇瘟沈全，這黨氏太姑是林太空隨身伏侍的僧家樵雲，這元姑便是印月。三人猛省已往根由，何等快樂，媚姨道：「我等係往昔師友，作今生姑媳，以此推詳，三郎必有來歷，仍舊清修，願皈正果。」黨氏姐妹俯首從命。婆媳等自服丹之後，腹內不饑，心中解悟，朝暮修梵，默傳真印，盡生歡喜之心，永絕愁煩之態。這是沈全、樵雲、印月轉生悟道處，今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瞿琰、秋僑、關赤丁、耿憲四人在建陵棲霞洞中修道，晝夜吐納默坐，運用不輟，烏兔相催，倏忽又是殘冬時序。忽一日，朔風亂起，彤雲密布，皚皚地落下一天大雪。四人同步出洞口閒看。驀然洞外豁刺地一聲響亮，恰似半空裡起個霹靂，連地皮也震得搖動。四人正待回步，「托」地裡又一聲響亮，只見一少年婦人披髮飛步從洞外滾將入來，大喊「救命」！關赤丁急回頭看時，一隻斑斕猛虎，逕奔入洞口來撲那婦人。關赤丁大喊一聲：「畜生，莫要傷人！」即縱身趕出，挺兩隻空拳去打猛虎。那虎撇下婦人，剪尾揚威，放開兩爪，逕撲過來，關赤丁側身閃過。那虎復盡力又是一撲，關赤丁躲閃不迭，被虎一口咬住肩膊，拖出洞門去了。耿憲驚呆不動，秋僑急扯下樹枝，瞿琰抽出佩劍，一同追逐援救。剛剛趕出洞口，不提防山岡之下又跳出一隻黃虎來，劈頭將老秋一撲，秋僑急取樹枝亂打，被黃虎攔頭一爪，揸著便跑。瞿琰挺手中寶劍，吶喊追去。

趕過幾重岡子，見那二虎在前面不遠，只是緊迫緊走，慢追慢行，偏遇著手掌大的雪片下個不住。瞿琰心焦，奮勇追趕，過了一程，猛然省起道：「師爺引導我等修行，終不成反陷二人於死地？況且天色已晚，不如回步，又做區處。此二人果被虎吃了，待師爺來時，慢慢和他講話。」一面思想，便拽步轉身，取路回棲霞洞來。行不上數箭之路，驀然天色？黑，四圍一看，只見一片雪光，難辨東南西北。瞿琰暗忖：「路徑不熟，難以前進，不如就此山岩之下暫過今宵，明早再尋歸路。」當下倚樹而坐，閉目寧神，暗運水火，坐至更深時分，只聽得四面喊聲大起，瞿琰急開眼看時，但見火光燭天，一週遭人馬將大樹圍了，內中一員大將，鬚短髯，三眼四耳，獠牙藍面，身長丈餘，騎著一匹大象，手裡提著一柄潑風刀，指點軍士把瞿侍郎圍困，待欲擒捉。瞿琰大喝一聲，奮然躍起，拔出佩劍，向前廝殺，自更餘戰至五鼓，鋒刃箭石，不能近身，那大將只得撤圍退去。瞿琰也覺疲倦，倚樹跌坐，便自沉沉睡著。一覺醒時，天已大曉，但見紅日當空，並無一毫雪影。瞿琰驚異，即起身取路回棲霞洞中來。進得草堂，只見耿憲塌天而臥，鼾聲如雷。瞿琰搖醒來，笑道：「好一位修煉道者，如此酣睡！」

耿憲道：「好苦耶，賢弟幸得生旋，不知我岳翁與關總校生死若何？」瞿琰道：「那師爺引我等到此洞中修持，是愛我以生，非排陷於死地，個中決有委曲，大哥何必愁煩！」耿憲道：「岳翁有失，我亦不能獨生矣！」二人正談論間，忽見秋僑、關赤丁笑嘻嘻地走入草堂來，四人相顧，驚喜不定，一齊環繞坐下。瞿琰問道：「老伯和關道兄被虎銜去，小姪追之不及，今日何幸得以生還？」秋僑道：「我初入虎口，暗想決無生日，不期虎口無齒，銜攏不疼。被賢姪追逐時，躍過多少高峰峻嶺，並不損傷分毫。傍暮時，將我二人拖入深洞裡放下，開眼一看，滿窩子盡是老虎，都剪尾咆哮，似欲齧我二人之狀。只見洞側首走出二個小鬼來，將虎盡皆趕去，對我道：「爺爺是黑虎大王，專能為民逐虎。今日也遭眾山君窘辱一場，不是我二小鬼衛護，險些兒爺命難保。」我問他：「誰是黑虎大王，汝兩個是甚小鬼？」他說：「我原是定遠土地，任滿轉生陽世；二小鬼原係爺爺舊役，今冥府判官撥至建陵七星岩土地資利明王案下承值，偶遇眾虎冒犯爺爺，求本官鈞旨，驅逐諸孽散去，爺爺是小鬼舊主。」我聽了這一片說話，十分鶻突，不覺神思困倦，便自睡去。今早醒來時，恰在一座土地廟裡，正中牌位上寫著『七星岩土地資利明王』九個金字，兩旁從神即是夜間所見的小鬼。我二人急忙取路回洞，那消片刻，去遠回近，實為奇異。」

耿憲道：「日昨岳父、關道兄被虎銜去，三弟隨後追逐，小婿驚倒洞口，那婦人攙扶我進草堂裡來，只道他一團好意，誰想重挽烏雲，強呈嬌態，赤身捱睡，露體逼歡，被他整整纏了一夜，及到天曉，三弟將歸之際，這婦人才脫身去了。」瞿琰也將夜間與魔王廝殺之事說了，又道：「這是道高一尺魔千丈，畢竟是我等道心不固，諸魔得以乘虛而入。向後皆宜正心煉性，莫生妄念，魔鬼險凶，自然斂跡。」秋僑道：「賢姪所言，深合玄悟之體，把諸魔色相置於度外，只索遵師爺法旨，盡心修持便了。」四人打起精神，重行烹煉。原來洞中薪米，都是岩下一個店家挑送入來，瞿琰以所煉銀兩交換。初時與塵俗一般，一日三餐。數月後，一日兩餐。期年後，一月一餐。將及三載，竟自絕粒不食。此時四位道者見心明性，已悟漸法三乘之蘊，但未得至人指點，不能造到那無上至真地位，終日懸望師爺為之詮解。

轉眼間，又早過了年餘。當下又值中秋節令，四人齊步出岩下，玩景適興。忽見一釋家從對山徐步行來，遠遠看時，正是昔年引導之老僧也。四人稽首迎候，同進洞內草堂中坐定。

四人跪下，求師爺詮解至真大道。老僧將四人面龐細細瞧看，歡喜道：「大道已成，飛升可待。」四人復求至極至妙之理，老僧道：「夫最上乘乃無上至真之妙道也。以太虛為鼎，太極為爐；清靜為丹基，無為為丹母；性命為鉛汞，定慧為水火；慾慾忿忿為水火交，情性合一為金木並；洗心滌慮為沐浴，存誠定意為因濟。戒定慧為三要，執中為玄關；明心為應驗，見性為凝結。三元混一為聖胎，性命打成一片為丹成；身外有身為脫胎，打破虛空為了當。此最上十乘之妙，至士可以行之，功滿德隆，真起圓顯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。」四人聽罷，恍然大悟，作禮而起，侍立兩旁。老僧問道：「爾等四人在茲許久，曾見什麼異聞怪事否？」瞿琰將上年遇虎著魔之事，逐一稟知。老僧笑道：「爾自著魔，非魔困汝耶。我今帶有丸藥數粒在此，爾等吞下，永絕魔想之害。」四人欣然求藥，老僧於袖中取出四粒丸子，色如黃金，堅如鐵石，香如蘇合，大如芡實，逐一分與四人，四人取水將丸子吞下。瞿琰失驚道：「咦，獼猴跳圈，原來也只在圈裡！」耿憲笑道：「好一場把戲！」關赤丁頓足道：「這筋斗也翻不遠哩！」三人回頭，將老僧凝目細視，一齊倒身下拜。瞿琰道：「前生賴大爺提撕，先居王位，後證仙班，一個翻身，又在此混了二十餘年。若非太爺覺悟之功，險些兒墮下塵劫矣。」關赤丁耿憲道：「弟子等乃凡庸下賤，托太爺覆庇，得皈三寶，誰想圓寂已來，逕迷覺路，又蒙太爺甄拔之功，省卻本來面目，如枯木重生，恩同再造。」

原來那老僧便是通玄護法仁明靈聖禪師林澹然，瞿侍郎前生便是正一五顯仁德普利真人薛舉，耿憲前生便是胡性定，關赤丁前生便是苗知碩。當下四眾共談往昔之因，莫不欣悅。只有秋僑，佇目旁觀，茫然不知何意，長跪於老僧之前，求開覺路。

林澹然道：「爾知前世因，便覺今生路。」秋僑道：「弟子吞下丸子，竟如睡夢裡醒來一般，忽省起前生薛志義據守劍山，後死於梁將陳玉之手，一靈不散，蒙上帝授為定遠土地，血食一方，不知怎生復謫降人間，又混卻幾多塵務，好險也！」林澹然道：「上帝言，汝雖居土谷，未證真修，故復降人世，先了塵緣，後歸紫府。」指著瞿琰道：「瞿侍郎前生乃汝之子，初名貞兒，後名薛舉，兵火流離之際，賴部下心腹壯士胡小九、沈全二人救孤逃難，同汝結義兄弟苗龍至張太公莊上撫養成人，習學武藝陰符，與杜督撫之子杜伏威、張太公之孫張善相共成王業。自我歸西之後，三子悟道登仙。上帝言：杜、張二真人皆有利濟濟之功，位證上品。汝子薛真人，在生殺戮太重。

理應重降塵世，蕩魔驅怪，護國安民，斬佞誅奸，興利除害，待功行圓滿，位證太清，往因為父子，現在為伯姪。苗龍，法名知碩；沈全，法名性成；胡小九，法名性定；皆從我修梵解悟，圓寂後托生陽世。耿郎即胡性定化身，關總校即苗知碩化身，今俱聚集於此。尚有沈性成，現為瞿侍郎之母。小黎樵雲、印月轉生為黨氏二女，前已藏丹於竹下，姑媳三人得之，參悟已久，只待玉音降日，明朝昊闕，此係一大因果也。老僧為爾等翻這一個筋斗，好生禁受。自古道：「山成九仞，功虧一簣。修道之士，稍有一纖玷穢，前功盡棄矣。今幸得汝等道念貞堅，盡合玄關一竅，也不枉了老僧這一點念頭。」秋僑頓悟前因，率瞿琰、關赤丁耿憲環圓禮拜。林澹然道：「爾等。不必拜了，有一言切須記者。數日後再來，率瞿郎回家探望，汝三個亦當同往。至三月初旬，但觀東北上彩雲堆疊，大風驟起，四男三女可急聚一樓，以待霞舉，臨期我自親來一看。」

四仙躬身受命。林澹然囑付罷，扶筇出洞而去。秋僑靜坐，默思往事，不覺無然長歎。瞿琰道：「我等孽重罪深，復墮塵劫。若非太爺省覺，幾陷坑阱。」大眾說了一回，仍然向壁而坐，默運元神。

將有五、七日光景，林澹然果到，率領四人離了棲霞洞，駕雲便起。這四人自服丹已來，都覺身輕如鳥，舉足便能飛躍，林澹然當先，四人隨著半雲半霧而行。未及數個時辰，早到毗離村裡。一行人回到瞿家門口，僮僕等早先瞧見，急望中堂後跑，飛報：「三相公同一行人來耶！」當下瞿璿夫婦正在側廳閒話，忽聞此報，驚的呆了，同探頭往外望道，果見瞿琰與一行人來到。聶氏進內報喜，瞿璿迎，一一見禮已畢，林澹然居中坐了，秋僑等數人次序坐於兩旁。瞿璿細問三弟昔日投井之故，瞿琰微笑不言。少頃，瞿穀夫妻率子三端、聶氏率妾小春子三錫、太夫人媚姨、黨氏姐妹二人，聚於屏後窺望。聶氏令大伯瞿穀請三叔進內相見。媚姨大笑道：「那老僧是我師父，座中俱是會中人，何必分內外也！」說罷，領著太姑、元姑，先步入中堂，齊齊稽首下拜道：「弟子等凡愚下濁，復換皮囊，若非天賜金丹，險迷來路。今得太爺飛錫下降，弟子等解脫有日矣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我離劫禪歸，本當逍遙西境，只因汝等復轉塵寰，又費了一番跋涉。今幸爾等鉛汞內成，精神混合，指日多起，玉京復歸太極。」三女道與大眾稽首畢，瞿穀率一家男婦向前禮拜，次後與秋僑等逐一相見，合衙眾人役等叩頭罷，林澹然起身道：「爾等骨肉重逢，亦當細敘款曲。我且暫去，不日再來。」瞿穀等款留不住，飄然去了。瞿璿令姪三端、子三錫拜了叔叔，瞿琰大喜，問：「二姪年已幾何？」瞿璿道：「端兒年登二六，錫兒今已九歲了。」

瞿琰欣喜無限。此時留秋僑、耿憲、關赤丁等客廳安頓，接瞿琰進內，母子夫妻兄弟嫂叔細敘往昔之事，不覺悲喜交集。瞿琰又將秋伯父、耿大哥、關總校、一母二妻並自己化身，從頭至尾備細與兄嫂說知，瞿穀等駭異不已。次日，瞿琰打發虞候接黨涑夫婦一敘，又差人往鄂州請劉僕射並夫人龍氏相會。這黨涑夫婦一聞喜信，即刻飛騎而來，見了女婿，萬分之喜。數日後，劉夫人車從已到，眾女眷們迎進，禮畢，瞿琰出堂相見，龍氏不勝嗚咽。瞿琰問：「大哥何故不來？」龍氏道：「做官的因三叔入井之後，口言無害，心甚憂煎，日逐漸覺羸瘦，近今染了風疾，半身癱瘓，一臥不起，昨聞喜信，方展笑顏。」

瞿琰聽罷，不覺潸然垂淚。龍氏勸慰道：「三叔回衙，相見有日，不必愁煩。」瞿琰拭淚拜謝，又將投井根源並七道化身之跡，對劉夫人、黨涑夫婦說知，三人並皆慶賀。當下瞿琰白晝則與兄嫂、劉夫人、岳丈等盤桓，夜分入客廳和秋僑等行吐納之功，運陰陽之妙。

荏苒間，倏爾又是三月初一日了。忽然，東北上起一朵繡雲，其彩五色，浮於天表，自早至午才散。次日亭午時分，彩雲復起，滿城士庶、各村鎮之人，皆相聚觀看。至初三日侵晨，林澹然杖錫而來。瞿琰飛步出迎，淚流兩頰，長跪不起，林澹然道：「爾何事如此慘切？」瞿琰道：「弟子有義兄劉仁軌，官拜樞密院左僕射，掛冠已久。弟子叨其訓育深恩，未遑報答。

近又為弟子投井愁煩，染成痼疾，求太爺發大慈悲之念，賜藥救療，弟子感戴無盡！」林澹然道：「汝之符藥盡可治之。」

瞿琰道：「弟子藥餌，只可療其一時痊可，不能免後日後之憂，故懇太爺洪慈救濟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受恩施報，理之自然。丹藥盡有，令其渾家領去。」龍氏急至中堂，合掌作禮，長跪於前。林澹然取細細一粒丸藥，遞與龍氏道：「爾夫服此，風疾立刻可癒，更能延壽百齡。」龍氏叩首求長生之藥。林澹然道：「爾平素陰功最大，不必丹藥，壽有百歲之外，但玉蟹歸原，便當回首。」龍氏又懇問：「何為玉蟹歸原？」林澹然道：「玄機隱秘，豈可輕言？臨期自見為妙。」龍氏不敢再問，謝藥而起。只見太夫人媚姨跪在中堂，懇求丹藥。林澹然道：「爾金丹已下腹中，復求丹藥何用？」媚姨道：「弟子當初懷孕之初，賴二娘聶氏周全顧愛，得產琰兒，智慧顯榮，復成大道。

若從張氏毒計，則母子久為泉下之鬼，怎到今日？求太爺賜金丹與聶氏，得以延齡長壽，庶全弟子報恩一念。」林澹然點頭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延齡丹藥，汝家藏之甚久，何必求懇於我？」

媚姨道：「弟子家下並無什麼丹藥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爾且站起，還有一個因果，索性講與爾等大眾聽者。昔年瞿子良被盜落魄，於鼎州古廟中經過，偶遇二仙長授以藥餌荷葉，身家賴之保全。爾等知道耶，二仙長是誰？」瞿琰道：「弟子等不知。」

林澹然道：「那二仙乃天主高徒姚貞卿、褚一如也。因追孽龍至廟，見汝父陰德深重，賜酒傳方，遂致身榮子顯。那晚兵變之際，若非荷葉遮藏，汝家已為齏粉。這破荷葉便是丹藥，汝二兄、二嫂預當齋沐七日，燃柏葉焚荷葉為末，四人均分，取東方無根水服之，俱可壽至期頤，半生無疾。」媚姨、瞿琰再拜遵受，又令瞿穀、瞿璿並二嫂拜謝。林澹然道：「當日兄受僉判，弟除錄事，高尚其志，辭謝隱居。今日為三郎大事，爾兄弟免不了的長安走一遭也。」瞿穀道：「為三郎跋涉，弟子何辭！」林澹然道：「三郎曩日奉武后御敕、寶劍，按歷四方。

自入井已來，未經伏命。今日爾弟兄相別之後，便當齋敕、劍赴京面聖，實奏事因，管取有一場好處。」瞿璿再欲叩問弟兄。相別之故，忽然門外人聲喧沸，說東北上彩雲攢聚，重重疊疊，足有千萬餘層，看的人擠滿村鎮。此時有午初光景，林澹然令秋僑、媚姨、瞿琰、太姑、元姑、關赤丁耿憲與瞿穀、龍氏等作別，齊聚於側樓之上。瞿穀等也欲登樓，驀然狂風驟起，飛砂拔木，眾人立腳不住，各各掩面藏躲。少頃，風定天清，一片紅雲自東北上飛來。但聞得天樂鏗鏘，數童子手執幢幡寶蓋，從天而降，攢繞盤旋，瞥眼間又一片玄雲蕩漾中天，冉冉墜於樓前。當下瞿琰等七位真人跨入雲端，縹緲渺渺從空而起。

瞿宅滿門男女並遠近瞧看之人，莫不合掌瞻禮。大眾正齊聲和佛，忽見那老僧也乘著一朵白雲騰空而去，此時誦佛之聲振動山嶽。這白日昇天的異事，今古之所罕見，地方保正等怎敢隱匿？飛報入州縣，轉呈上司，申奏朝廷，不題。

且說瞿穀、瞿璿、劉夫人、聶氏等候七仙飛升良久，促步進入中堂，互相贊歎不已。數日後，瞿穀、瞿璿齋捧御敕、寶劍，帶了僕從，同赴京都。不一日，已到長安。次日，正值聖後臨軒。瞿穀、瞿璿齊入金鑾寶殿，隨文武山呼舞蹈畢，眾臣皆退，瞿穀弟兄手奉劍、敕，俯伏金階之下。太后問：「下面俯伏者何臣宰？」瞿穀道：「臣岷州僉判瞿某。」瞿璿道：「臣吉州錄事瞿某，有事奏陳陛下。」太后道：「爾係下臣，所奏何事？」瞿穀道：「臣弟兵部侍郎瞿琰明蒙聖恩，欽賜御敕、金劍，按行四方，歲餘抵家，忽發狂疾，投井而死，奈經六載，忽與一僧家、三道者回家，於某日午時天樂鏗鏘，瑞雲籠罩，臣弟瞿琰並母、妻、道友共七人白日飛升，老僧亦騰雲西去。臣等不敢隱匿，特殊死奏聞，復齋獻御敕、寶劍，伏乞聖恩寬宥。」太后大怒道：「習煉空幻之

術，假充白日昇天，煽惑愚民，總屬妖法！」喝令武士擒下。瞿穀、瞿璿戰兢兢匍匐向前，正待奏明情由，驀然陰雲布合，霹靂交加，一派雷聲。環繞御座，驚得太后面如土色，閉口端坐。合殿文武，盡皆戰慄。少頃，雷聲稍息，陡然殿角裡起一陣怪風，豁刺刺揚砂簸土，瓦片如飛，這風勢直捲入殿庭上來，盤旋於金櫃之側，忽地電光四起，霹靂一聲，將金櫃震開。呼地又一陣風響，從櫃中捲起一張箋紙，飄飄漾漾逕吹至御座前墜下。少頃，雷止電收，雲消風息，依舊日色明朗。侍臣候太后神色稍定，取出箋紙呈上。太后一面口中道：「奇怪，異哉！」一壁廂展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各州文武等官，為水厄兵荒，連上表章。朕心憂憫，欽差普祥院真人葉檀發檄天庭，以見上帝。上帝差正一五顯仁德普利真人薛舉，降生辰溪縣毗離村善士瞿天民家為子，日後掃除暴亂，殄滅妖氛，以安社稷。外有定遠縣土地薛志義，並沙門苗知碩等，已轉法輪，共悟玄劫，後邊做皇帝的，宜重加恩典封祀，毋違天命。貞觀二十三年月日御筆親記。

太后看罷，宣瞿穀、瞿璿近於龍案前，細細詢問。瞿穀將七仙飛升始末根因，逐一奏聞。太后舉筆記其姓氏已畢，令二臣暫退候封。瞿穀將御敕、寶劍納還，同瞿璿謝恩而退。數日後，太后旨下，加封兵部侍郎瞿琰為正一五顯仁德普利至道無上大真人，秋僑清寧和德真人，耿憲平玄德真人，關赤丁純一陽德真人，媚姨樂善微顯夫人，黨氏太姑輔善元極夫人，黨氏元姑翊善靈悟夫人。又發旨下建陵州，令有司建祠於七星岩中峰之頂，塑瞿琰等七仙金像，御賜匾額為「貞玄觀」，欽賜近村腴田百畝，募僧官守香火。飭諭本州官員，每歲春秋致祭，永為定例。貞玄觀工畢之日，遠近縉紳士庶遊覽者絡繹不絕。

忽然有一方士，布巾破衲，入觀中看了一回，問和尚借下筆硯，在岩側石壁上揮數行大字，寫畢，長嘯而去。當下遊覽之人相聚而觀，原來是一首古詞，詞名《沁園春》：

不識不知，無聲無臭，默會玄微。只這個便是，全真妙本。人能透得，即刻知機。聞法聞經，說禪說道，執象泥文都屬非。君還誤，這平常日用，總是真機。

仍憑決然行持，把四象、五行收拾歸。會兩儀妙合，三元輻輳，一靈不昧，萬化皈依。精氣凝神，情緣返性，迸出蟾光遍界輝。形神妙，向太虛地外，獨露巍巍。

二目佳士王炎書

眾人看了，莫不驚異。原來那字畫飛勁，不減於王右軍遊雲驚龍之妙，況兼字跡深入石壁數分，光彩奪目。後人詳解「二目佳士王炎」六個字義，方省得是瞿琰真身下降，至今七星岩中峰石壁古蹟猶存。

且說瞿穀、瞿璿得了聖封，即謝恩取路回辰溪縣來，一家團聚，備說此事，又取出那張破荷葉，依法焚灰，夫妻兩對兒服下，果然神清體健，不生災疾，瞿穀夫婦與瞿璿俱活至九十餘歲而終，只有聶氏整整壽登百歲，一夕無病，合掌坐化。瞿三端讀書不就，務農以終其世。瞿三錫於中宗景龍元年舉孝廉，除忻城令，至玄宗開元年間歷升大理寺少卿，七子二十五孫，並皆貴達，至今猶為巨族。有詩為證：

箕裘奕世稱華族，一點陰功種福苗。

再說劉夫人龍氏自瞿侍郎等升仙之後，便回鄂州，將活佛所賜丸藥與劉仁軌吞下，風疾全愈，享福林泉，怡情詩酒，三子早亡，諸孫皆顯，至九十三歲，無疾善終。這劉夫人壽至一百一十三歲。忽一夕，驟風疾雨，雷電大作，那玉蟹從匣中躍。出，乘雲駕霧而去。龍氏猛省昔年活佛之言。急喚舉家男女，囑以後事畢，沐浴更衣，端坐而逝。後賢觀此，勘破那四緣屬幻、萬法皆空，畢竟一念陰功，成就了許多因果。其間好淫詐偽之徒，到底難免輪回。作詩一律，以慨世云：

身心世事四虛名，多少迷人被繫縈。

禍患只因權利得，輪回都為愛緣生。

貪嗔癡慾皆非正，良厚溫和定是真。

參透玄微恒妙理，藉將紫函注鴻聲。